第八章

孤军奋战

兰山论剑

周日晚上，德立克和旷野的客户总监徐曼带着旷野的几个执行人员就先飞到了兰州，汇合了当地的教育部门，前往皋兰山筹备工作去了。

三日后，也就是周三，为期两个月、惠及西部十个重镇的“西行漫记巡展”——中国信息技术教育之旅，就要在黄河之畔、皋兰山下隆重开幕了。

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凑，每站会期为三天，由教育部门统一安排，把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相关大、中学教师召集在一个地点，分成两大部分，分别对大学和中学的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技术盲点进行培训和专家答疑。培训教材由教育部和当地教委根据各地的不同需求量身打造，培训教员和专家由教育部结合学术力量和企业技术力量统一调派。每一站的教师培训名额都至少是五百人，加上专家、培训教员，这许多人三天的衣食住行就构成了一笔庞大的费用。MSG公司连眼睛都没眨，就全部负担了，当然，这还远不是他们赞助费用的全部。

为了显示公平，十大部委把赞助的机会给了IT业所有的厂商，拥戴者踊跃，MSG公司没能当上独家赞助商，却一反常态地不在乎，也没有为这次的赞助做过一次新闻宣传，只是很低调地站在十大部委后面出钱出力。

新闻媒体却不会放过这个高调宣传主旋律的机会，“西行漫记”一夜间就被媒体的关注炒成了举国皆知的善举。尽管报道里都没有提到MSG公司半个字，康臣还是觉得值了，因为各级教育部门往下发送的文件里，都写明了承办单位是MSG公司，及他们会务安排的联系方式。此外，所有的培训教材，也是MSG公司的技术部门和各地教委的培训中心一起准备的。在市场部的授意下，为了“减轻”对方的额外工作量，MSG公

司的技术部门“主动”地承担了提供培训大纲和编写教案的工作，虽然他们也是花钱外包给了长期合作的技术咨询公司去做，但是这样一来，MSG的技术理念和国际通用的技术标准，就被巧妙地结合进了教案。

正所谓“于无声处听惊雷”，对于MSG公司来说，无声的渗透有时候比热播的广告更能深入人心。市场大师上阵，手中无剑胜有剑。

“西行漫记”开张在即，潘杰夫也从智信通讯的密报里得知，邓启刚很配合，他对此十分满意。作为潘杰夫直属的中国四个销售大区，大区总监的权力和地位都极具战略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大客户部总监决策的权力更大，因此潘杰夫在挑选大区总监的时候都是煞费苦心的。虽然从小在国外长大，作为华裔，中国的历史潘杰夫还是粗读过的，发现自古作祟的都是藩王，稍微控制得松点他们就谋反。潘杰夫对于他的四个大区总监，除了精心挑选外，也采取多方面监控，确保四个大区时时都在他的掌握中。

西区大区总监邓启刚是潘杰夫从一线销售经理一手提拔上来的。当初潘杰夫提拔他，就是看上了他身先士卒的魄力和永不衰竭的旺盛精力。凡是难以执行的任务，潘杰夫都会在暗中支持西区率先完成，然后拿西区的业绩去堵北区、南区和东区的嘴。处于地理和经济劣势的西区都完成了任务，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其他三大区还能再有什么托辞呢？

所以成就智信通讯，彻底斗垮洪河视能的任务，自然也是非邓启刚莫属了。“西行漫记”唯一可以让潘杰夫受益的，就是借机“洗牌”。他要搭上这趟声声响亮的顺风车，让智信通讯吃掉洪河视能在西部的渠道，让洪河视能彻底感受一下“残酷”的惩罚。

智信通讯当然非常愿意配合，他们是发迹于华南、发展于华东的家电品牌，在北方尚未达到相应的市场占有率，西部更弱，而且由于进入通信领域的时间尚短，在西部的渠道代理商网络几乎还没有构建起来。洪河视能却正好相反，它是创立于西部、发展于北方的企业，在西部的渠道网络相当健全。所以潘杰夫授意邓启刚，策反所有洪河视能在西部的渠道，让他们和智信通讯合作，MSG公司将在背后大力支持渠道的转型。

邓启刚不负他的信赖，居然已经在兰州动手了，借着“西行漫记”的东风，在皋兰山下的会议酒店也包房若干间，把洪河视能在周边的主要渠道都请到现场，一边观摩教师培训，让他们感受政策的支持；一边也开着小会，让他们和智信通讯的人培养感情。此人真乃猛将，不可多得啊！

路雪伦作为“马约卡”的产品经理，全程参与如此重大的推广工作是责无旁贷的，贺劲宇特地约她周一一起飞往兰州助阵。因为周一上午是诸多例会的高峰期，有些会不参加不行，他们就选择了下午的航班。傍晚时分，贺劲宇和路雪伦的飞机降落在兰州机场。

踌躇满志的贺劲宇刚下飞机，就被迎头打了一“闷棍”——他和路雪伦的行李，并没有随机到达。两个人在行李转盘那里等到空荡荡，也没看见自己的行李箱被转出来，同样疑惑的还有其他七八个人。大家一商量，就集体来到行李查询处。咨询台后面的制服小姐仿佛等他们多时了，还没等问就主动说：“你们是北京的那趟航班吧？刚才航空公司通知我们，因为飞机临时搭运了紧急物资，有部分旅客的行李被转到下班飞机了。”

有人忍不住开骂了，“怎么早不通知？害我们在转盘那里瞎等，不来问你们还不说！下班飞机什么时候到？”

“你们乘坐的已经是今天最后一班飞机了，这个航空公司的下班飞机要明天中午才从北京飞出来。大概明天下午三点多到这里，到时候民航会安排车给你们把行李送到市中心方便的地方，通知你们来取。现在你们在这里登记一下住址和联系电话，方便我们联系。”咨询小姐口齿清晰地回答，然后拿出一张表格，示意大家依次填写。

“我X！”有人愤怒了，“我的替换衣服都在箱子里，这么大热的天，衣服一会儿就汗馊了，让我们明天穿什么！”

“明明是你们的责任，还叫我们自己去取？你们就该给我们送上门！”

“我就出差一天，明天下午的飞机就要回北京，我人回去了你行李才到，你怎么给我？”

瞬间骂声一片，贺劲宇和路雪伦也非常不满，接他们的车就在机场外面，连夜就要赶去皋兰山，明天行李来了，难道还要从皋兰山跑来取？计划都被这该死的航空公司打乱了，以后不坐它的飞机了。

乱了一阵，咨询小姐就拿内线话机喊来一个航空公司的人，这人有备而来地表示可以赔偿每人二百块钱去买件替换衣服。这招有效地平息了骚乱，大家立刻闭上嘴，有序地排队登记联系地址和领钱。

外头等着接贺劲宇一行的当地培训中心干部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听说此事立刻说：“那你们就先领了钱出来，行李的事你别管了，明天我叫人给你送到酒店。”

黄河绝恋

贺劲宇和路雪伦就这样一人拎着一个随身的电脑包，来到了皋兰山下。

到了会议驻扎的酒店，已是快晚上九点了，天还没有全黑的意思。正值盛夏，白天气温虽高，太阳一落，晚上却有微微的凉意。贺劲宇和路雪伦办好入住手续，放下电脑包，就赶忙来到街上，不着急吃饭，先打听哪里有卖衣服的。

大商场应该是关门了，有人指点他们去永昌路的夜市，吃的喝的穿的啥都有，这个时间正热闹着呢。于是两人打车来到永昌路夜市。这真是个喧嚣的闹市！不算宽阔的一条马路上，灯火辉煌，布满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各类摊档。烧烤摊点混杂在服装摊点中，满地是垃圾，蚊蝇乱飞、火星四溅，一些摊贩甚至光着膀子、赤着脚在大声吆喝羊肉串。

一向养尊处优的路雪伦不禁皱紧了眉头，这里买的衣服能穿？东西能吃？

“先买一件替换救急，看得过去就行，反正这里的东西都便宜，明天行李到了，你把它扔了也不可惜。”贺劲宇鼓励着路雪伦向街里走，“兰州小吃也算有名，想吃到真正的民间风味，还就得到这种地方来。”

路雪伦无奈，只好跟在贺劲宇的后面，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垃圾和油烟，直奔那些服装摊而去。贺劲宇摆出一副英雄气概，在前面为路雪伦开路，时不时用手挡开蹭向路雪伦的行人和他们手上油腻腻的各种小吃，还不时提醒路雪伦注意脚下的污水。有好几次，路雪伦都产生了上前拉住他手的冲动，最后还是心里胆怯，一直没敢出手。

终于看上一摊卖T恤的，男女款式都有，样式和质地都还说得过去，两个人就站出来讨价还价，然后拿起样衣在身上比来比去互相评论着，最后以三十块一件成交，每人买了两件。各自付完钱才发现，他们都买了同样的颜色：浅蓝色和浅绿色。

“唷，撞衫了。以后穿之前通个气，我穿蓝的你就穿绿的，我穿绿的你就穿蓝的，省得人家以为我们穿情侣衫。”贺劲宇调侃地说。

“要是按你说的穿，人家不说我们穿情侣衫，倒要说我们换衣服穿了。”路雪伦下意识地接了一句，又觉得不妥，不由面孔有些发烫。

贺劲宇看着路雪伦面带羞涩的样子，心中不禁一荡，人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办公室，仿佛一下子就挣脱了束缚，一段时间以来对路雪伦暗怀的情愫也突然间迸发了出来，让他有点情不自禁。自从 Anaheim 参加公司的年会回来后，路雪伦和贺劲宇就产生了说不出的默契，那种感觉十分奇妙，两人都曾经沧海，以为从此与情无缘了呢，没想到在异

国他乡竟然勾起了风月无边的情思。

两人都很珍惜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小心翼翼地想去维持那样的状态。可是一回到办公环境，就变成了一锅八九十度的温吞水，虽然都思念着无边的风月，一到最关键时刻，总像是欠着一把火，怎么也烧不到沸点。

现在，Anaheim 的感觉仿佛又回来了，贺劲宇忍不住想做出进一步的试探，就伸手去揽她的肩：“我们就换衣服穿了，我不怕人说，你怕吗？”

“我……”路雪伦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难道 Anaheim 的无边风月，又要回来了吗？

自从在“托卡”发布会那天奚落了罗慕桐，路雪伦就彻底把他放下了。虽然《微雪亭》事件出来，罗慕桐没有站出来为自己说话，她也从头到尾不相信是他的意思，但已经不会再为此而心痛不能自己了。

后来，因为在“十大新锐先生”颁奖仪式上和贺劲宇的默契，以及之后他对她职业发展的深度建议，让她开始关注他的一切。毕竟混到了三十多，又经历了罗慕桐，能够让她敬服的男性已经不多了，贺劲宇对许多问题的见解还是令她折服的。

不过贺劲宇有家有口，她不愿意再度陷进那种复杂的男女关系中去，她感觉到自己的春天来了，可就是不想出门去走走看看。她是一根枯木，可以美化成根雕，却绝不可以抽枝发芽！

“你冷了吧？”忽然一阵轻风拂过，贺劲宇顺势从她的肩握到手，她的小手冰凉！于是贺劲宇用力地捂住了她的手，“你看我们光顾买替换的 T 恤，忘了兰州昼夜温差大，应该买件外套。我都觉得有点凉了。”

路雪伦下意识地把手抽了出来，她的身体告诉她，她需要他的抚慰，但她的意识却告诉她，那样是极其危险的，搞不好又是一个八年的代价，于是她飞快地甩开贺劲宇，大步流星地走到前头去了。

路雪伦断然拒绝的肢体语言打消了贺劲宇的一腔柔情，两人无言地回到了会议酒店，客气地道了声再见就各自回房了。

贺劲宇刚刚登录 QQ，就见“一捧皓雪”劈头盖脸地开了小窗砸过来一行字：你们男人要是有家有口的还去招惹单身女性说明了什么？

贺劲宇吓了一跳，连忙调侃地回答：说明她美不胜收。你在说我吗？你怎么知道我刚招惹了单身女性？

一捧皓雪：你也有家有口的吗？

金枪不倒：我是有苦衷的——

一捧皓雪：你的苦衷就是回家如何欺骗老婆吗？

金枪不倒：我的苦衷是，如何能忘记老婆对我的欺骗——

一捧皓雪：你少来，男人都会假装可怜博人同情

金枪不倒：我不要同情，我要真情！！

一捧皓雪：有老婆的人还敢到处滥情！！

金枪不倒：我没滥情，我是真心的，如果她能接受我，我会回去做个了断。

一捧皓雪：你们男人都是实用主义者，你不了断一头，谁又能真心接纳你？

金枪不倒：我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希望你也不要对男人抱着偏见——

一捧皓雪：他要是能像你这样就好了——

金枪不倒：也许我就是他，我总觉得和你有相同的气场，说话特对味，就像一个部队训练出来的，或者，是同事。

一捧皓雪：切，少套磁，你若真是他，是我同事，你现在应该在兰州，马上给 926 房间打电话，别跟我说你不知道是哪个酒店——

贺劲宇看到这句几乎不会呼吸了，在兰州，926 房间，又刚刚被已婚男同事招惹过，不是路雪伦是谁？难道她就是一捧皓雪？

一捧皓雪：吹吧？就装神弄鬼吧你！没话说了吧？

贺劲宇没有再答话，丢下电脑就冲出房门，直奔 926 房间而去！

众矢之的

柴扉突然闲了下来，沸沸扬扬的核心工作一夜间就都和她没了关系。“西行漫记”虽然要她去六站，也不过是现场支持，无非就是以 MSG 公司的代表身份去充充大尾巴鹰，“照管下”当地媒体，“禁约得”旷野辈的活动执行人员，“一应大小事务”的决策也不用她多嘴。现在贺劲宇和路雪伦还没从兰州回来，下一重站西京也不用她去，离她要上场的第三站还有十天，现在她该做点什么呢？忙惯的人闲下来就难受。

金海伦就像是知道了柴扉的心思，马上就给她找了个大活干。当然她没有直接找柴扉，她还知道规矩，手不能伸到人家的地盘去，想吃人家的桃子也得人家自己摘下来给你吃。虽然她打定主意这事非要柴扉来办不可，也知道要先找康臣。

在康臣看来，天下没有什么事是非谁来办不可的，尤其是柴扉，这家伙最近怎么老是跟他不合拍呢？比不合拍更让人讨厌的是她的自作主张。当初若不是她带了 Stella 去看“钓鱼台”的场地，自己说不定就能实现“天坛梦想”，在老板们的心中一举成名。虽然那场倒霉的雪让她有了充分的理由，但是这个自作主张的毛病不可以原谅！何况她还变本加厉，干预到他的私生活了。再能打仗的猛将，藐视天庭也是要被打掉的，前阵子事关“马约卡”的生死存亡，他需要给她点希望，在她和德立克的晋级之争中扮演了和稀泥的角色，好让她继续努力工作，现在趋于风平浪静了，可以卸磨杀驴了。

说起关于他身世的哑巴亏，康臣还真是火大了。若不是那天潘杰夫跟他“汪汪”的时候，话里话外地提到袁博西攻击他隐瞒出身的事，他都不知道柴扉还背地里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压下去了，她凭什么不汇报一声就自作主张地搞“新闻镇压”？弄得业界私下还在继续流传这件事，他却没有光明磊落的渠道对此进行公开分辩！她怎么可以让上司吃这种哑巴亏呢！正在想惩治她的借口，项薇就主动提供了一个。看了那个揭发邮件后，康臣并没有相信里面的故事，不过此事可大可小，只要把柴扉和罗慕桐的关系上升到公司利益层面，把她“闲置”起来没有表现机会，就能让她在公司待得难受自己要求走人。

康臣知道贺劲宇也并不是很欣赏柴扉，大的危机几乎过去了，和平时期不再需要猛将，他以为，现在是时候跟柴扉清算了。

跟康臣正好相反，金海伦就是喜欢柴扉。“马约卡”发布的时候她也在现场，Alan Miller 挥动那把玫瑰色的斧头让她叹为观止。原来以为是 Alan 的智囊 Eric 的主意，后来和那老头闲聊之后才知道是柴扉的原创，这丫头是个爽利的人。所以“通信协议标准”的危机一出来，金海伦就直接跟康臣借了柴扉来“使唤”。

事实证明，这孩子虽然老有些自己的想法，却识大体，懂得放低身段去照顾大局，而且办事利落，关键时刻不多嘴。本来就看好她，那个早晨，金海伦在酒店的大床上醒来，看见柴扉留的字条，就更加坚定地想罩着她，没啥可商量的。要不是老板夏定邦一再告诫她不要和中国公司抢人，她早就把柴扉要过来了。她就看不得柴扉窝在康臣那个阴阳怪气、故作风雅的家伙手下，那种调调的人怎么能办大事！

要想让康臣给句痛快话，就得拉上潘杰夫，金海伦最讨厌多说废话，现在局势有利，一切向好，康臣这个家伙一定会开始掉书袋，对付书生，就得用军阀！

现在，金海伦和潘杰夫拉开了架势，两个人出于不同的原因，都想跟康臣较量一下，

就等他来过招了。康臣走进会议室，看见金海伦赫然在座，潘杰夫请他过来的时候竟然没提，这个女人就喜欢故弄玄虚。

“Ken，有好消息要告诉你！”潘杰夫显得异常热烈，“‘西行漫记’下周西京那站，我们得到了强力支持！Helen 要从北京陪十大部委的司局级领导到西京亲自助阵，当地教育厅的人希望能把‘西行漫记’和他们的高新技术周结合在一起，除了培训教师，还要参加他们的高新技术大型展示，给我们一半的面积，全面展出适用于大学和中学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到时候他们负责教育的副省长也会来出席开幕式。我们和千兆，是主办方指定的两大平台，所有的软硬件厂商都要展示基于这两个平台的终端产品，AT 彻底出局了。这次展览就相当于一次面对面的技术对垒，展出的效果将直接影响十大部委的政府采购方案，都是大手笔的统一采购订单，怎么样，市场部有信心在展会上绽放异彩吗？”

“还有一周的时间，全面参加大型展示会？”康臣看了金海伦一眼，肯定是这女人出的损招，“西行漫记”事关教育信息化工程计划这谁都知道，但西京成为两大平台 PK 的大舞台，肯定是这女人在背后搅和的，说不定那十大部委的领导本来只是要视察西京的高新技术周，被这女人三撵四挑的就上升到了技术对垒的层面，好体现她的能量。

“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好，有十大部委的领导和专家的关注，我们的 OEM 和渠道正好可以全方位展示基于‘马约卡’平台的解决方案，让教育系统的用户更直观地看到‘马约卡’平台的优越性，现场和千兆的技术一比，根本不用再费口舌去打口水仗了。Helen 刚跟我一说，我就叫大客户部和渠道部去打招呼了，OEM 和渠道响应都很积极。现在就看市场部了，展台设计和解决方案介绍要做得漂亮点儿。”潘杰夫照旧直接指示康臣了，况且他真的觉得很好，可以借这个展会之机，直接在洪河视能发家的老巢给它点颜色瞧瞧。

“一个多星期的准备期对参加大型展览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大面积的展台设计和制作都需要一定的周期，我们的展台成品质量是有全球统一标准的，还要考虑从北京运到西京的时间，一周真的太仓促了，制作太赶会影响整体的展示效果。是不是可以让当地的 OEM 和渠道以自己的名义参展，我们提供一部分经费的支持？”康臣觉得不能总是迁就潘杰夫，不然他会以为什么情况市场部都能配合，以后更要变本加厉提苛刻要求了。

“为什么展台要在北京做好运过去？浪费时间浪费钱嘛！为什么不能在北京设计好了，把图发到西京去找当地制作公司做？让 OEM 和渠道用我们的统一展台，可以展示 MSG 平台的威力和凝聚力，为什么要拿钱让他们去唱独角戏？难道大力推广 MSG 品牌

不是市场部的工作？”潘杰夫不高兴了，他就不爱听康臣拿那个昂贵的“MSG 展示质量标准”来说事，说白了就是什么都要在北京那家指定的合同公司统一制作，谁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猫腻！跟他议论康臣的人多了去了。

“展台制作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人手不够。Jason 和德立克现在都还在兰州，Jason 周四才能回来，德立克要盯到周五。临时增加这么大的展示，他们肯定忙不过来。”康臣还在坚持。

“Mandy 在啊，她好像没什么事吧？‘马约卡’平台反正也一直是她在推。”一直没说话的金海伦突然开口了。

康臣没想到金海伦突然提到柴扉，他还真没有办法说柴扉也忙了，只能换个方式推托：“Mandy 对‘西行漫记’的情况不太了解，段咏灵又一直在忙公司形象推广，品推部的人手真的很紧张。我跟总部申请好多次增加品推部的 Headcount(人员配置)，老是批不下来。”

“不是吧，昨天我碰见 Mandy，她还说准备支持六站‘西行漫记’呢！”金海伦不客气地揭穿了康臣。

“哦？真的？那我去问问，如果 Jason 真的这样安排了，就马上让 Mandy 配合你们。这个 Jason 还真是考虑得很周到，替补方案很周全！”康臣心里暗恨柴扉又多嘴，但表面上还得装出惊喜的样子，看来这二位是做足了情报工作才来找自己的，根本由不得人不答应。罢了，反正秀才也不是第一次遇见兵，非要搞得那么仓促，就让柴扉狼狈去吧，正好可以等着拿她的短。

就这样，柴扉又莫名其妙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遭遇激情

贺劲宇和路雪伦在兰州度过了无比甜蜜的几天。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浪漫的恋情没有发生在风月无边的 Anaheim，也没有发生在缠绵悱恻的江南，却毫无前兆地爆发在了涛声隆隆的黄河岸边！

自从那晚贺劲宇敲开 926 房间的门，两个人就疯了，从精神到肉体，他们都饥渴得太久了，一旦发现了现实和网络中的惊人巧合，两个人都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忘却了曾经的伤痛，执着地交融在了一起。

白天，他们不需要时时出现在培训现场，就携手徜徉在黄河铁桥上，下望那并不张

扬却又深不可测的浑浊旋流，感受一种岸与河暗中较劲的张力；或者相拥坐上起伏的羊皮筏子，看浑黄的河水从筏底哗哗淌过，触手可及，有的时候被荡到浪尖，有的时候被悠到岸边，刺激着他们压抑着的狂放。

晚上，他们就找借口撇开众人，变换场地、变换姿势地疯狂做爱，把白天激发出来的迷乱情魔彻底消融。皋兰山之巅，黄河碎石河滩，都留下了他们疯狂的痕迹。

“我们还有什么没有试过？嗯？”贺劲宇在喘息之余，魅惑地问路雪伦。

“当然有！去黄河‘煮锅’那段，在羊皮筏子上‘冲浪’！”路雪伦媚眼如丝地说。贺劲宇雄风为之一震，亏她想得出来！路雪伦这几天的表现着实让他吃惊，这个一向温婉矜持的女人体内，竟然储存了足以吞噬任何一个男人的熊熊火焰！所幸贺劲宇因为孙子的多年情虐，也积蓄了一座待喷的火山，两个人简直是棋逢对手、旱遇甘露，一经遭遇便难解难分。

不意黄河滔滔，日有沉冤之尸，煮锅滚滚，夜来水下之鬼。就去黄河“煮锅”的什川看看，做回“夜来水下之鬼”也不枉这一场风流了！

周四贺劲宇就要返京，于是周三傍晚，他们搭车来到了什川。

站在陡峭的石壁上，但见奔腾的黄河从山峡拐弯处突然探出头来，在他们脚下，如一条暴怒的巨龙凌空扑入狭窄的河道之中，大浪咆哮翻卷如一锅沸水。河水就在这咽喉之地挤身而过，湍急似箭，一头撞上石壁，溅开满河浪花，大有拍碎云崖向天吼的气魄。当然不会有艄公肯在这里给他们撑羊皮筏子了。

贺劲宇和路雪伦紧紧地贴在一起，一边是命如悬丝的险境，一边是赏心悦目的亲密爱人，这真是个可以让危险与激情奇妙结合的地方！

薛翱彻底糊涂了，他接到了康臣的电话，知道了突如其来的西京展会大手笔。他本应高兴，虽然展台设计和制作周期紧，挑战性大，毕竟是给他送钱的生意，事不容辞。可是康臣的一句特别交代，却叫他十分迷茫，明明徐曼的队伍就在兰州，活动已经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兰州离西京这么近，只需留两个会务人员在兰州，徐曼马上就可以带着主力直接增援西京的活动，为什么康臣一定要他重新给柴扉配些新人呢？

“Mandy 是我们这里最资深的品推经理，经验非常丰富，现场管理能力非常强，对你的团队也是个难得的培训机会，可以让她帮你带带新人，培养更多的生力军，以后可以接办更多的 MSG 市场项目。”康臣是这样说的，听似严丝合缝，句句为旷野着想，

但薛翱就是觉得什么地方有点别扭。

别扭归别扭，康臣交代的事情还是得照做，毕竟那是他的衣食父母。看在 MSG 公司那大笔大笔市场预算的份儿上，薛翱也知道旷野该持什么样的立场，客户的内务，就让他们自己调节去吧，掺和越深死得越快。

薛翱想打给贺劲宇，听听他有什么指示，这样好最后决定派几成新人去给柴扉调教。可是一下午都没打通，不应该呀，他不是明天才回来吗？难道在会议上关机了？会议早顺利召开了，也用不着贺劲宇盯着呀！薛翱做了很多揣测，就是没有想到，贺劲宇和路雪伦此刻正在奔赴黄河“煮锅”的路上，凡是凶险的地方，都没有信号。

康臣没给贺劲宇打电话，他怕贺劲宇为本部门的业绩着想，头脑一热就直接飞西京给柴扉帮忙去了。这个事情，他越晚知道越好。柴扉，你就自己带着一队旷野的新人去拼搏吧，你不是一直是“市场先锋”吗？

柴扉被薛翱请到了旷野公司。这还是柴扉第一次来到旷野的办公室，平常都是旷野的人往 MSG 跑，客户嘛，就得上赶着提供服务。何况 MSG 的人都那么忙，让他们来回跑，那不是没有眼里见儿吗！

薛翱请柴扉来的目的，是要搞个“誓师大会”。毕竟给柴扉配了一干新人，薛翱自己的心里都没底，有些人真的很新，六月底才刚刚毕业，毕业典礼还没开，人事关系还没转，就先来旷野占位置了。这年头大学生工作不好找，尤其是没有工作经验的新毕业生，凡是能找到一个坑的，都着急上来占位，生怕有个风吹草动的，就被别人抢了饭碗。上来就接这么大的项目，跟那么些 OEM 和渠道代理商打交道，就怕这些新人压不住场，所以薛翱需要鼓舞大家的士气，输人不能输阵！同时他也相信，柴扉能把她身上越挫越勇的精神传递给这些新人。

大凡像旷野这一类的广告、公关策划公司，为了突出设计力量的前卫，都会把办公室弄得光怪陆离，连薛翱开的酒吧“锐夜”都那么诡异，办公室装修肯定也不会平庸了。

柴扉抱着看西洋景的心情来到旷野所在的写字楼，进了旷野的大门就看见前台地上立了一个油画架，上面立着一块画板，手书几个美术体大字“欢迎 MSG 公司领导来我司体察民情！”

柴扉看见扑哧一声乐了，见过搞笑的，可没见过这么搞笑的。接着就看见薛翱带了两队人马出现在前台两侧，作夹道欢迎状。

“哟，我来得真不巧了，妨碍你们接驾了吧？MSG 公司的领导呢？别让他看见我，

我先闪啦！”柴扉故意夸张地左顾右盼。

“报告首长，旷野集团军西京野战团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薛翱也夸张地敬了个军礼，打出“里面请”的手势。

柴扉格格地笑着，一边躲闪一边往里走：“别，你可别叫我首长，让我想起江青。”

往里走竟然是一片水泥的森林，墙面都是裸露的水泥，细看还有些精心雕刻的细细花纹，所有的管道也原封没动，就是刷了一层银漆。从前台做了一条暗河，在办公区域时隐时现，水流声潺潺，里面游着许多艳红艳黄的金鱼。更可怕的是员工的办公桌，乍看上去是一片水泥砌的乒乓球台样式，还在桌子中间立着球网，露着粗糙的水泥凹痕。倒是点缀都很艳俗，不是一串串红色灯笼，就是一挂挂红色鞭炮，再不就是倒吊着的红色“福”字。

“嚯，后现代 Loft 设计嘛，够会省钱的，连桌子都随便砌一个，也不怕扎手？”柴扉一边看一边感叹。

“谁说这个省钱了？”薛翱得意地说，“你没看我们的墙面都是精心设计的暗花，做这个比刷大白墙可复杂多了。桌子都是实木做的，不过贴了水泥效果的面，绝对冬暖夏凉。球网这边坐一个，那边坐一个，两人老有相互挑战的感觉，这才能保持旺盛的斗志！”

须臾来到一个空荡荡的会议室，这下墙面可热闹了，不再是阴森森的水泥色，到处画着色彩鲜艳的半只眼怪脸，除了一面墙上吊了一块白色投影幕，屋顶吊了一个投影机外，还在屋子的中央立了一根银色的管子，管子周围半封闭地安了圈圆形的透明玻璃墙，对着银色管子的屋角，吊装了一个可以 270 度旋转的彩球灯。没有会议桌，也没有椅子。按下灯光开关，所有的灯束都聚焦在银色的立管上。

“这是什么地方？刑讯逼供室？”柴扉吃了一惊。

“这就是我们旷野集团军的作战指挥部了，俗称会议室。中间的那根管子，是跳钢管舞用的，不是绑人拷打用的。”薛翱说着开始脱衬衫，露出里面黑色人字小背心。

“跳钢管舞？”柴扉惊愕到了极点，她以前光听说一些策划公司的人玩得很离谱，没想到已经离谱到这个程度。

“是啊，跟我干活的兄弟姐妹们不容易，成天熬夜加班地伺候客户，挣的辛苦钱都便宜了我。我再不让他们娱乐一下也说不过去呀！”薛翱冲柴扉飞了个眼，走到钢管前摆好姿势，“每次要打攻坚战之前，我都得先在这里娱乐一下小的们！当然了，这是我们内部使用的会议室，你是熟客才让你进来。那边还有很正规的会议室，忽悠新客户的

时候都在那边。”

柴扉哭笑不得，薛翱在这里袒胸露背的，她不知道该不该看，转头去看那些青春年少的“西京野战团团员”，发现连学生气未脱的小姑娘都兴致勃勃地向前凑，毫无羞涩之情，只好自认老了，跟不上时代了。不过她想起有一年，MSG 公司的亚太季会在新加坡开会时，亚太区的四个洋鬼子高层，也穿着性感内裤，一人拿一个银色碗盖，装腔作势、左遮右掩地集体大跳“光猪舞”来答谢员工。不过那毕竟是老外，中国人敢这么玩的还真不多。

薛翱总算和着音乐，在男男女女的欢呼声中跳完了一段动作色情的钢管舞。这个煽情的办法还真管用，少男少女都开始热血沸腾了。

“身材不够完美，大家见笑！”薛翱舞毕，做了个礼让的姿势，“现在，就有请西京野战团最高长官柴扉小姐给大家训话！”

“长官！”柴扉冷笑一声，“这么快我又变成军统女特务头子了。”

破釜沉舟

柴扉挥挥手，站到了钢管前，灯光照得她几乎看不清底下站着的人脸，她以一声长叹开了场：“谢谢薛老板，舍小我成全大我的激励方式，很特别，我印象深刻！别怪我打击大家的热情，西京的展会没有那么简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田横五百士’的故事？没听说过也没关系，大家只要知道历史上有一个不走运的人叫田横，但是他很幸运地拥有五百个同仇敌忾的战友。虽然这五百人里既有老弱病残，也有无知妇孺，难得的是万众一心，所以他们坚守的小岛无人能破。朝廷只能采取威胁式的招降，田横若不降，一旦攻破就杀全岛。为了保住全岛的五百战友，也为了保住自己的尊严，田横自我了断了。可是故事并没有完，听到田横的死讯，被保全了性命的五百人也蹈海而亡。”

柴扉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薛翱早就用遥控器把灯光转向了听众，这时她可以清楚地看见大家被故事深深吸引的神情，于是她继续往下说：“我想说的是，今天，我的处境就像那个不走运的田横，也很幸运地拥有了你们的支持，不管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根本没有做展会的经验，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一个没有作战经验的团队，只要够团结，够努力，通常能创造奇迹。即使出了问题，上面要的，也是我的命，大家也千万不要为此有什么心理负担，这个责任，我柴扉还担得起。当然了，要是万一我不幸壮烈了，大家也用不着想不开去跳海哈，毕竟那是封建残余思想。”

底下的男男女女开始欢快地大笑。

“好了，训话到此为止。下面让我看看你们的整体水平，做过两年以上市场策划、执行或者酒店公关一类工作的请举手。”柴扉望着下面。

只有一个人犹犹豫豫地举了手。

“那么，有一年工作经验，不管什么类型工作都算的请举手。”柴扉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两个人很快地举了手。

“那么，今年新毕业的请举手。”柴扉豁出去了。

底下手举成一片。

“都是新兵蛋子，那我就不客气了！”柴扉把脸一沉，手一挥，“都给我到正规会议室去，我给你们开速成培训班！请大家相信，一个团结协作的队伍战斗力会翻倍，我会让你们认识到自己的潜力！小薛子，头前带路！”

“噫！”薛翱不由自主地答应了一声，你竟然敢整得比我还酷！

柴扉做好了一切打硬仗的准备。临行前，为了把心情搞得更壮烈一些，她找律师拟好了离婚协议，然后把电子文档发到了何抑扬的邮箱，文中告诉他稍后会有律师直接跟他接洽。

最后，柴扉给柴妈妈打了个电话，通报了决定：“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终于有勇气走你曾经走过的路了。原来我想一直逃避下去的，我发过誓打死不走你那条路。现在我不怕了，就算今后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路上走，我也能活得很精彩。”

“小扉，你千万不要冲动。妈现在都后悔了，要是当初能忍下一口气，和你爸过去，你的性格就不会变成这样。如果你的性格不是现在这样，你的婚姻也不会变成这样，都是我一步走错，步步都错！”柴妈妈在电话那端痛心疾首。

“行了，妈，我现在的性格也没什么不好呀，干坏事的人又不是我，你干吗非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哪！放心吧，我会得到幸福的。这两个月我出差频率比较高，在北京的时候少，你和老洪好好过，别让我操心哈。就这样，挂了啊！”

清早，柴扉拎着橘色 Tumi 旅行箱直奔值机柜台。她刚把身份证、机票和航空公司的贵宾卡递进柜台，一只男人的手也擎着一把票证伸了过来，来人还嘴里不停地对柜台里解释：“一起的，我们一起，麻烦您一起给办了。”

柴扉这才看清楚，穿着花衬衫戴着墨镜的来人，竟然是薛翱。

“你搞什么，穿成这样？”柴扉不禁一笑，“你这是去哪儿，还跑来加我的塞儿。”

“我？休假呀，没看见吗？”薛翱指了指自己的行头，“我休假去西京礼佛，那儿有全国最牛的佛指舍利，我去拜拜，不行么？”

“礼佛你穿成这样？也太大不敬了吧！”柴扉知道薛翱满嘴跑火车，现在同一个航空公司不管去哪里的航班都在一起值机，鬼知道他真的要去哪儿。

“这位先生，这趟飞机比较满了，两位要坐在一起只有最后一排了，可以吗？”柜台里面的小姐礼貌地问。

“可以。”“不可以。”薛翱和柴扉同时说。

“小姐，可以，这事儿听我的，登机牌给我吧。”薛翱瞪了柴扉一眼，对柜台里面说。

“你还玩真的了？！”柴扉不敢相信地问，“你连月例一万的徐曼都不敢派去，弄那么些月例一两千的新兵蛋子给我，不就为等着听噩耗么？现在自己跑去干啥？想玩杀身取义？”

“我跟你又没交情，取哪门子义呀！我就是不踏实，万一出了啥问题，你学田横慷慨赴死了，旷野的名声也好听不了。我十二年如一日，励精图治，好不容易创下这老字号，不死命维护行吗！”薛翱大言不惭地说，“反正有徐曼回北京晃着，就没人会找我了，大家都知道我不干活的，手无缚鸡之力呀！”

“行，这话说得明白！那我就勉为其难，带你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公子哥去西京礼佛吧！”柴扉立刻满眼笑意，不管薛翱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总算是个善意的举动。现在的她，哪怕是一声简单的祝福，都很需要。

飞机徐徐滑出了跑道，腾上天空，柴扉望着窗外，心情却骤然沉重了起来。毕竟迈出了离婚的第一步，就算跟柴妈妈说得再轻松，也无法摆脱心头的挫败感。

“你怎么了？不至于吧？”薛翱见柴扉突然转阴的脸，以为是西京活动压力的缘故，“不就是工作吗！你们女人不是都把家庭摆第一位吗，这点工作压力想它干吗！”

不说还好，一说柴扉的眼眶都红了。薛翱立刻慌了，心爱的女人哭了他都不会哄，何况是女客户！一向都是女人哄他，他可没有闲情逸致哄女人。

还好柴扉的眼眶也就红了那么一下下，很快就憋回去了，她可不想在这个敌友状况不明的家伙面前失态，于是干脆自嘲地说：“没什么，跟工作没关系，是我要离婚了。”

“离婚！”薛翱愣了一下，难怪说了那句家庭的话她就要哭呢，随即也故作轻松地说，“离婚？离婚好啊，我也离了。”

“你什么？”柴扉吓了一跳，从来没见过有人说到离婚还这么兴高采烈的。

“你老公出轨了吧？没我惨，我老婆出家了！”薛翱轻描淡写地说。

“出家？”柴扉心中的凄凉瞬间被好奇代替了。

“是啊，出家！我老婆觉得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佛祖都比我亲，跟他过都不跟我过，我够没面子的吧？你老公好歹找了个大活人吧？你有我惨么！”薛翱故意把自己的伤口扯得血淋淋的，反正他已经醉死梦生过一回了，早死早托生了。

柴扉恍然大悟，原来去年冬天在酒吧见到他那么颓废，狂唱什么“失败、伤害”的，就应该是他老婆出家的那阵子呀！这么说，他们两个的婚姻出状况的时候，都大约是在那个冬季。

然而柴扉对薛翱的话还是不服：“凭什么你一口咬定是我老公出轨！就不兴是我？”

真是强人一个，都惨到这份儿上了，还嘴硬！薛翱斜着眼看着她：“就你？”

柴扉看着薛翱的怪相，终于无可奈何地笑了。

西区大区总监邓启刚等在西京机场的到达出口，远远看见柴扉和一个打扮得流里流气的人一起走了出来，不由大喝一声：“Mandy，这里！”

许多人被邓启刚洪钟一般的声音震得捂住了耳朵，柴扉却一脸惊喜地扑了过来：

“Hi，Regan！”

然后两个人热烈地拥抱在一起，个头不高却身壮如山的邓启刚抱起娇小的柴扉在原地转了三圈。这场表演简直骇世惊俗，尤其是身在民风还相对保守的大西北，马上有人凑过来看新鲜。

薛翱也看傻了，在柴扉的身后小声地嘀咕：“我还小瞧你了，还真是你出轨了。”

“瞎嘀咕什么！”柴扉显然是听见了，转过身来给薛翱引见，“这是我们公司大名鼎鼎的西部王邓启刚，我的黄埔同期战友，现在我们是在人家的地盘上，还不赶紧过来拜码头？”

“唷，失敬，在下旷野公司薛翱，见过邓王爷！”薛翱赶紧上前抱拳。

“你听她扯，啥子西部王，被杰夫听去了要砍脑壳的。”邓启刚带着较重的四川口音，热情地向薛翱伸出双手，“你是旷野公司的？我在兰州见过你们的人，活动做得不错！”

“您客气，为人民服务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薛翱也慌忙伸出手，突然发现邓启刚伸出的是双手，连忙扭捏作态地说，“你看我也不是女的，Mandy 那一套咱们就免了吧。”

柴扉和邓启刚被薛翱逗得哈哈大笑，柴扉一边推搡着薛翱一边说：“你别臭美了，Regan 才不会跟你跳芭蕾呢，我们是黄埔同期，我才有这个待遇，一般人来了他才不会跑来接呢。他是天生热情，见人就握双手的。”

柴扉所谓的“黄埔同期”，指的是 MSG 公司的“新兵训练营”。凡是进入 MSG 的雇员，不论级别高低，都会被安排参加为期一周的“新兵训练营”，学习公司的企业文化、行为准则和产品架构、运营机制。柴扉和邓启刚，就是六年前同批加入 MSG 中国公司的“新兵”，在一周的密集培训中，因为同组而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六年来，柴扉也经常在西京做些市场推广活动，和邓启刚一向配合默契，所以感情非比一般同事。

“我已经叫西京的销售经理给你请人去了，西京办事处的秘书帮你租了凯悦酒店的会议室，下午两点所有 OEM 和渠道的代表都会到齐。话我早放给他们了，龙门阵随你摆，谁敢不配合我给你拿枪顶着他们！”邓启刚很威武地说。

薛翱跟在后面，听见“拿枪顶着他们”这句就拼命乐，柴扉转过头瞪了他一眼：“喂，大家说正经事，你不要那么淫秽好不好！”

“知道啦，柴大小姐，别老显得那么聪明，女人还是笨点比较可爱！”薛翱回道。

军阀混战

柴扉住进凯悦酒店，放下行李就下楼去了会议室。今天和当地 OEM 和渠道的沟通会特别重要，虽然和 OEM 的总部都打好了招呼，柴扉知道这些民营企业的内部沟通不会像 MSG 公司那么有效，往往到了当地，才发现具体执行的人啥也不知道，光知道要跟 MSG 公司配合，具体要配合什么，怎么配合，统统不知道，也没有想法。

好在西京柴扉来过多次，在以往的市场项目里也和当地经销商多少打过交道，所以心中还是有谱的。才刚刚一点半，走进会议室已满眼是人。这可怪了，以往这帮家伙都是能拖就拖，只会迟到不会提前的。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他们在开另一个会，台上还站着赵亨利呢！

这个邓启刚如今也学滑头了，明明是他们先帮智信通讯开了个经销商策反大会，然后送自己一个顺水人情，还口口声声说是帮市场部定了“高新科技周”的经销商沟通大

会，让柴扉掏这个场租费。

亨利明显刚刚演讲完，进入了个别答疑时段，经销商们开始三三两两地站起来，凑到台前跟他搭讪。智信通讯的人也趁机在台下到处散发名片，和人称兄道弟地打成一片。

“嗨，‘西行漫记’不是德立克在负责吗？兰州我还看见他，怎么到西京就换你了？”亨利在结束答疑后下台跟柴扉打招呼。

“怎么，跟少爷打惯了交道，看见我们丫环觉得别扭？”柴扉逗他。

“瞧瞧，我就说过那么一次青衣、花旦的话，你还老不依不饶的，不知道我们男人都是进门前说的话出门就不算数的？再说你哪里是丫环，你是穆桂英、刀马旦！比她们都厉害！我看西京这出戏，不是你还真唱不下去了！”亨利连忙忽悠她。

我看也是，柴扉自负地想，就健步上台，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接上投影仪，调出PPT演讲稿，准备两点整的时候静场，开沟通会。她要跟OEM和渠道沟通的事情很多，包括展位如何分配，解决方案的卖点是什么、开幕式如何配合，如何给参观的领导和记者讲解和演示，促销方案又如何兑现等等。

自己过了一遍准备的演示稿，一切就绪。最后发了个手机短信给薛翱：四点前请务必将经销商的展商通行证和店面海报、宣传单页、促销礼品、促销员制服送达凯悦酒店。

门口忽然一阵骚乱，柴扉一开始没注意，以为来了什么比较受欢迎的人，大家在寒暄。刚才亨利召集的只是洪河视能的渠道和一些兼营多种品牌的代理商，博思科技、远桥通信和其他OEM的主要渠道应该这会儿才会来。况且门口摆了茶点，会议室里的人都在外面，西北人嗓门大也是难免的。

可是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不久就有四五个人扭打着进了会议室，看那架势，比街头斗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可是在堂堂的五星级大酒店！柴扉在MSG公司严谨的保密意识驱使下，把电脑扣上，塞进了讲台的抽屉，这才走下讲台，靠近打架的人群。

“出什么事了？”柴扉厉声喝问，MSG公司西京办事处的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就算邓启刚约了人谈事，亨利又声称去吃午饭，西北分区的区域经理和当地销售们也应该在呀！总不能让我一小女子在这里唱空城计吧？

没人理她，看热闹的人也尾随了进来，半拉半劝地，没有人下真功夫，甚至有好几位脸上还挂着趁愿的表情。柴扉不全认识这几个相互扭打的人，大约认出至少有一个是智信通讯的。

酒店的保安到哪儿去了？柴扉连忙跑出大堂去叫保安。

“帮我把他们分开。”少顷，柴扉带着酒店保安部的几个人回来了，指示道。

于是几十个人劝架都没能分开的四五个人，被酒店保安三下五除二地拉开，按倒在会议室的座位上。

“要报警吗？”酒店的人问。

“不用了，一些内部问题。”柴扉说，“先帮我按住他们一会儿，等他们火气消了，你们就可以走了，多谢。”

所有人都被柴扉震住了，一时间全部安静了下来。

“你们都是谁，为什么打架？一个一个说！”柴扉盯着被按住的那几位，“我是 MSG 公司的品牌推广经理柴扉，从北京过来的，有什么事说出来，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们想想办法。”

旁边围观的人群中有几个人抢着跟柴扉解释。

“我没问你们，我让他们自己说，你先说。”柴扉瞪了围观的人群一眼，就指着她认识的那个智信通讯的人问。

“他们是洪河视能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甚进来就开火。”智信通讯的人低声说。

“行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柴扉制止了智信通讯的人，这事明摆着，洪河视能的人一定听说智信通讯策反他们渠道的事了，上来就打人，这些西北汉子也够豪横的。

“Henry，你快回会议室来，把洪河视能和智信通讯的人都带走。对，他们来人了，谁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你快点过来！”柴扉打通了亨利的手机，这事可不宜当着众经销商的面张扬，把亨利叫回来，另外找个地方去继续盘问。

扭打的人被赵亨利带走后，柴扉继续主持她的沟通会，会后就见邓启刚和亨利在外面等着她。很快就从他们嘴里获知了这场斗殴的缘由：原来这次“西行漫记”在西京的展会，虽然潘杰夫没打算带洪河视能玩，但是人家在西部毕竟根基深，不需通过 MSG 公司，直接通过组委会参展了，而且在 AT 公司的支持下，要大张旗鼓地跟 MSG 唱对台戏，推全套基于 AT 平台的解决方案。

更糟的是，他们知道潘杰夫的决心，去找康臣交涉。洪河视能交涉的条件只有一个，它可以放弃这次作对，也可以继续效力 MSG 阵营，但是 MSG 必须为它恢复 OEM 返点和广告报销政策，默许它成为兼营 MSG 和 AT 平台的双料 OEM！

康臣当然没有权力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也不想为此去惹毛潘杰夫。除了罗慕桐的千兆是组委会指定必须出现的国产品牌，在 MSG 公司作为主赞助商的西京信息技术展上

冒出其他竞争对手的品牌，毕竟是件极其丢面子的事情。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一边假意考虑，稳住洪河视能的人；一边通过上层建筑施加压力，取消了洪河视能的参展资格。然后，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包括潘杰夫和柴扉。

被打了一闷棍的洪河视能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觉得被 MSG 公司耍了，现在又听说 MSG 公司私下策反他们的渠道，去支持智信通讯，简直气不打一处来，立刻打听出他们开会的地点，上门兴师问罪了。

“想抢你们渠道瞎了你眼窝，今天打不翻你，展览那天也打翻你台子！”洪河视能的人最后还不忘这样威胁，当然他们只敢冲着智信通讯嚷嚷，还不敢对 MSG 公司撒野。

“展会期间他们真会去智信通讯的展台上捣乱吗？”柴扉问邓启刚。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邓启刚也很烦恼，说实话他心里也并不赞成把洪河视能这么赶尽杀绝，但潘杰夫对他有知遇之恩，“圣旨”当然要无条件执行。后天潘杰夫要陪同十大部委的领导亲临开幕式，可不能让洪河视能趁机闹事！

“那我只有种办法了。”柴扉拿出展位图在上面画给邓启刚看，“原来的设计，是杰夫的意思，以 OEM 为主体的，同一品牌的产品都集中放在一个区域，洪河视能很容易找到智信通讯的展位去搞破坏。现在我重新组合一下，以全套解决方案为主体，这样一套解决方案里就会组合不同品牌的不同产品，智信的产品会被打散在各个展位，洪河视能就很难集中下手，就算动手也会连环影响到其他展商，犯众怒的事他们就得掂量掂量了。好在我的展板内容，本来就是以解决方案为主的，调整起来难度也不大，回头给参观者介绍起来也容易重点突出。”

“Mandy，每次只要有你在，我就不会被任何事难倒！”邓启刚兴奋地拍了自己大腿一下。

浑水摸鱼

柴扉和邓启刚等人分手，独自回到酒店房间，准备把今天的方案变更重新整理一下，明天好给旷野的人重新做指示。打开房门，一股呛人的烟味扑了出来，熏得柴扉几乎喘不过气来。难道失火了？柴扉吓得不轻，可明明不是着火的烟味，分明是有人抽烟的味道！中午入住的时候，因为无烟房客满，就给了她吸烟楼层，放行李的时候也没这么大烟味呀！柴扉疑惑地走进房间，把钥匙卡插进门口的取电口，屋内灯光大亮，就见床边

的沙发上，何抑扬敞胸穿着睡衣坐在那里吞云吐雾。

真是活见鬼了！柴扉生气地把房门大打开，好让烟味散去，同时也防备何抑扬撒野。

“你怎么进来的？”柴扉淡淡地问。

“我有这个，”何抑扬从茶几上拿起结婚证红本本晃了晃，“到前台出示登记一下，谁还敢不给我钥匙？早听说你最近都要耗在西部了，我现在随时揣着这玩意儿准备合法三陪。”

“这儿又不是你的地盘，你没事跑过来干吗？我可要在这边耗两个月，你耗得起吗？被思考网络开除了？”柴扉嘲讽地看着他。

“你看咱们这么久没在一起，都陌生了，不记得我跟你说过？你老公我升官了，早就是思考网络北区大区总监，西北也是我的地盘。”何抑扬装模作样地递过来一张名片，“你多指教！我来这儿两天了，今天听说你要来，赶紧把我的房间给退了，也让我沾沾MSG员工家属的光。”

柴扉没接他的名片，知道思考网络和MSG的分区不太一样。MSG在中国分四大区，其中西区下设西北分区和西南分区，总部在蓉都。西北分区总部在西京，统管陕、甘、宁、青、新五个省的业务；西南分区总部在重庆，统管云、贵、川、桂、藏五省。思考网络全国却只分三大区，即北区、南区和东区，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界，除了东区范围和MSG公司基本相同之外，其他省份基本是黄河流域及以北算北区，长江流域及以南为南区，所以西北五省归属北区，总部设在北京，西南五省归属南区，总部设在深圳。

思考网络的北区下设华北分区和西北分区，何抑扬原来就是华北分区的区域经理。现在他高升了北区大区总监，西京也确实变成了他的“地盘”。

“你没收到我的邮件吗？”柴扉打断他的自鸣得意，“我们很快就要进入法律程序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拿那个红本本到处招摇撞骗了。”

“我当然收到你的邮件了，昨晚我跟你们邓启刚吃完晚饭回到酒店就看见了。”何抑扬晃悠悠地站起来，经过柴扉身边，“咣当”一声把房门关上，还从里面反锁了。

“邓启刚？你认识他？”柴扉一惊。

“你忘了？现在咱们两家是战略合作伙伴了，打大单子都联手上了，尤其是这回西京高新技术开发区信息系统全面升级的单子，咱们都一起盯好久了。”何抑扬一边脱睡衣一边向柴扉逼近，“原来你跟邓启刚这小子感情还不错呢，我还没说你是我老婆，刚提你名字他就两眼放金光，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你说我能答应跟你离婚吗？你那个小

律师倒是很敬业，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我直接跟他说，这离婚官司的钱他就别指望挣了，我老婆还要跟我生孩子呢。”

“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呀！”柴扉气得一边往后退一边抗议，“当初死活要离的是你，现在闹着不离的也是你。你不是要给那边和那个孩子一个交代么？”

“那孩子没了，悠悠给了二十万也打发了。算那孩子聪明，知道生出来要面对一个悲惨世界，干脆自己拒绝生长了。现在我就稀罕你。”何抑扬一把抓住柴扉的肩头，坏坏地笑着说，“我还说你无赖呢，当初躲着不离的是你，现在上赶着要离的也是你。你以为我何抑扬是谁啊？想扔就扔啊？去跟邓启刚打听打听，我什么恶事没做过？哪个恶人不怕我？”

柴扉被何抑扬恶狠狠的样子吓坏了，结婚以来，她虽然偶尔听别人说何抑扬在职场上是怎样不择手段，但他从来没有把那些手段用到她身上，相反，还总是像个大男孩一样黏着她，随她调度。难道他现在突然转性了，要拿那些生意上的手段来对付自己？他的孩子没了，又不是我的错，他不会受刺激突然变态了吧。

何抑扬看着柴扉战战兢兢的样子，心中很是快慰，他就喜欢她小猫似的可怜样，女人么，老是张牙舞爪地像个母老虎可不好。以前都怪他太惯着她了，由着她把猫趾甲留那么长，都快变成老虎爪子了。现在，他得好好修理修理她了。

柴扉不知道何抑扬的具体想法，她真是吓坏了，脑海里不停地闪过电影电视剧里那些家庭暴力的镜头，于是人飞快地往下一溜，挣脱了何抑扬的“魔掌”，冲到门边拉起自己的旅行箱，开门就往外跑，幸亏中午着急出去，旅行箱还原封不动没打开。

柴扉慌不择路地冲向电梯，还好何抑扬没有追出来，真是吓人！她想都没想就坐上电梯，直奔薛翱的楼层，他下午曾经发了个短信给她，留了房号以便展会有突发状况可以二十四小时保持联系。

到了薛翱的房门前，柴扉疯狂地按响了门铃。薛翱打开房门，看见是柴扉就笑了：“这西京的娱乐业服务效率可真高，我才放下电话没半分钟，小姐就上门了。”

“去死，拿我寻开心！”柴扉骂了一句，推开门拉着行李箱就往里走。

“嘿，嘿，你这小姐够生猛的，价钱还没谈好就往里闯。站住，嘿，床上还有别人呢！”薛翱跟在柴扉后面抗议。

“我管你床上还有几个人呢！咱俩换房间，这是我的房卡和钥匙卡。把你的钥匙卡

给我！”柴扉不由分说就闯了进去，七手八脚地把薛翱的衣物往他箱子里搁。

“大半夜你换什么房间呀！”薛翱莫名其妙地跟在柴扉后面，见她势不可挡的样子，只好也一块收拾。

“我屋里烟味太重！”柴扉说。

“我这儿也是吸烟房。”

“我那屋味儿特重，女人没法睡觉。”柴扉快手快脚地扣好薛翱的箱子，连他一起推了出去，关上门。

真是受够了，这姑奶奶老是这么神经质！薛翱无可奈何地拉着箱子来到柴扉的房间门口，用钥匙卡打开房门，迎面撞上了冷笑着的何抑扬！

“我老婆花样还真多，连你都敢招惹！”何抑扬打手势请薛翱进来，他们是老相识了。

想当年，薛翱和妻子联手创办了旷野市场顾问公司，一开始混娱乐圈，前些年 IT 业火起来后，就靠给思考网络作市场执行一举转行到 IT 界。在思考网络的活动执行中，经常需要思考网络的用户配合，所以没少跟何抑扬打交道。自从两年前薛翱的妻子开始礼佛，就逐渐把思考网络这个大客户给丢了。在以前的合作过程中，两人对彼此的行径，还是颇为了解的。

“原来搞得 Mandy 成天神经兮兮的罪魁祸首就是你！害得多少人跟着你吃挂落！”薛翱不怵何抑扬，虽然这个人的“恶名”他十分了解，不过他自己也不是善茬儿，大家半斤八两，谁怕谁呀！

“你成天在外头拈花惹草还嫌不够？连你老婆那么贤惠一人儿，都受不了出家了，怎么，现在又打上我老婆的主意了？”何抑扬甩给薛翱一支烟。

“就你老婆？她成天张牙舞爪的，谁敢打她主意？除非我让你下了药！你还是自己好好管管吧，别让她成天找我麻烦就行！”薛翱接起烟，跟何抑扬借了火，猛吸了一口。

“要是我猜得没错，她一定是仗着客户身份，到你那里鸠占鹊巢了吧？”何抑扬得意地问，“她以为凭你就能把我赶走？你去前台，补办一张你房间的钥匙卡给我。”

“怎么你们两口子都这么能指使人？有本事你自己撬她门去！”薛翱不满地说。

“你以为我干不出来？她睡在你房间里，我还能举报你嫖娼呢信不信？”何抑扬白了薛翱一眼，“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给我弄张钥匙卡去，今晚你不打算睡啦！”

薛翱不知道后事如何，去前台补办了钥匙卡给了何抑扬之后就呼呼大睡，明天信息技术展就进入最后的搭建期了，上午务必保证展台一切布置到位，设备和解决方案安装调试完毕，下午市领导检查团要来检查展会的各项工作和后天的开幕式彩排。虽然先遣部队已经忙乎了三天，下午去检查的时候一切进行还算顺利，但是 OEM 那边今天不是咋变了么，明天他务必得在现场盯着，以免发生什么不测，小的们再乱了阵脚。

夜半惊魂

何抑扬进了薛翱的房间，看见了柴扉的箱子，却没看见柴扉的人影。

柴扉把薛翱赶出去放下行李后，就径直出门坐电梯下楼，她觉得房间里太过憋闷，索性决定夜不归宿了。

出了酒店，才想起根本无处可去，这么多年以工作为本，她已经形成了三点一线的枯燥生活方式，到一个地方出差，基本就是机场—酒店—活动现场来回转，事前是操不完的心，担不完的忧，事后是说说不出的疲惫和倦怠，恨不得生出翅膀，马上飞回家去安心休整。这么多年，来过这么多次西京，竟然不知道哪里有可以寻求心灵慰藉的场所。

在酒店门口徘徊了片刻，柴扉百无聊赖地叫了一辆出租车，报出了展会的地址，今天一来就泡在了与经销商沟通会的现场，都没顾得上去展会现场去看看，虽然薛翱在那边盯了一下午，她还是有点不踏实，想亲自去看看。混了这么多年，现在唯一可以慰藉她灵魂的竟然只有工作，她不知道该为自己庆幸还是悲哀。

高新技术区的空旷广场上，倒是一片忙碌的景象，明天各路参展厂商的设备就要进场安装调试了，今晚的木结构展台搭建工作无论如何都要按质完成。

“高新技术周”组委会在广场中心支起了硕大的薄薄的、四面透风的凉棚，让展商在篷子里面搭建他们的展台。虽然有心理准备，柴扉还是傻了，原来看他们的展会说明，满以为他们的篷子，至少是那种长长的、两面有遮挡的“隧道”篷，没想到竟然是四面透风的！这也太没有常识了吧，又不是服装鞋帽摊儿，展品可都是动辄数万甚至几十万元的高端通信设备，如此简陋的大棚，如何保证高端电子设备所需的恒定温度和环境？

“这篷子，是临时的，还是整个展期都这样？”柴扉的责任感被瞬间召回了，她冲进展棚找到旷野的人来问。

“这个棚子昨天组委会就搭好了，说是怕今天展台搭建的时候大家太晒，这里紫外

线辐射很厉害。”旷野被拽住的黝黑小伙子不明白柴扉的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都晚上十点多了，还跑来查岗，这客户也太难缠了吧！

“七月份的展会本来就应该放在有空调的场馆里办，算了，这就不说了，反正是组委会的决定，咱们胳膊扭不过大腿。但是这种四面透风的篷子，要是下雨怎么办？咱们的设备都经不得半点水，连潮湿都不行。还有这满地的电源线，都这么明晃晃的，下起雨来地上积水一泡，会出大危险的！”柴扉沉浸在自己的思路里，越想越着急，那么些昂贵的高端设备，可经不起一丁点意外！

“组委会说了，西京这个季节不下雨，求都求不来，要不怎么都变成黄土高坡了呢。等下高新技术区的领导要来检查防火安全工作，他们应该都有全盘的考虑吧？”旷野的小伙子敷衍着柴扉，他是“旷野西京敢死队”里唯一一个有两年相关经验的人，还真没见过一个像柴扉这么操心的客户呢。

“我要的是防雨预案，不仅是防火！户外活动，下雨的几率比着火大多了，尤其是夏季！”柴扉觉得自己快疯了，如果跟徐曼讲也用不着费这么多口舌。

黝黑的旷野小伙子没吭气，薛翱不在，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权力应承客户的极端要求。

罗慕桐就是在这个时刻，陪伴着高新开发区的检查小组走过了柴扉身边。

说实话，他很诧异这么晚了柴扉还在这里，以他以往对柴扉的印象，她都应该是穿着得体地穿梭于各类时尚场所，跟各界名士巧妙地周旋着，绝想不到她也会素面朝天地穿了一身 T 恤配牛仔裤，这么晚还在锯末横飞的展会搭建现场指点工作。这个女人不简单啊，罗慕桐在心中感叹着，就随着展会工作检查团来到了 MSG 的展区。

千兆公司当仁不让地也参加了高科技周的展示，罗慕桐不习惯不战就示弱。MSG 虽然具有绝对的平台技术优势，却也不是不可战胜的，因为采用英文进行研发，他们的技术在汉化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制约；倒是千兆的技术，因为从研发伊始就是面向中国市场的，得到了中国软件开发商的大力支持，在和中文运营平台对接的时候，表现往往并不输给 MSG，价格还更具竞争力。

罗慕桐高调出席西京展会的原因还有一个，十二年前，他从这里硕士毕业，虽然西京不是他故乡，但是母校“果毅力行，忠恕任事”的谆谆教诲却一直坚定着他归国创业后的恒心。不断探求科学的奥秘，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他需要在母校的面前，为他的

师弟师妹们展示让人为之自豪的高科技成果。输人不能输阵，他决定扬长避短，在高校信息化的解决方案中，重点突出千兆平台汉化兼容性强的特点，通过较高的应用性去攻击 MSG 的软肋。

高新技术区的一些当权领导，都是罗慕桐的校友，今晚一起共进了晚餐，相谈甚欢就兴致颇高地跟着他一起来展会现场巡视，顺便也为千兆的展区做些声先夺人的铺垫工作。

他绝没想到这么晚了还能在这里碰见柴扉，虽然他不知道项薇后来背着他对柴扉做了些什么，但那晚在“锐夜”尴尬的景况罗慕桐还是记忆犹新的。再次见到柴扉，他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倒是柴扉十分大方，远远看见他和检查团就笑着点头致意，在被检查团询问展会防火安全意见的时候，直言不讳地提出了防雨的要求。

“有一年三月底，四季如春的昆明还下了鹅毛大雪，天气的事谁也说得不准，气象预报也有不灵的时候，我算了一下，这台展会所有展商加起来一共展出三百多台设备，要是真的下了雨，OEM 和渠道的损失将难以弥补，现在改建展棚已经不现实了，不如组委会统一采购一批防雨布，摊在展位费里发放给参展商，等明天设备进场后也好以防万一。”柴扉有理有据，却没留意她的发言已经让检查小组的某些工作人员十分不快了，这就等于是被人在领导面前告了黑状，还是代表外商告的状，可想而知得多影响工作人员的业绩了。

检查团听了柴扉的意见，不置可否地走了。柴扉知道此事算是没有结果了，求人不如求己，于是连夜给薛翱打电话，让他给旷野的人颁布指令，明天一早就去西京的市场，买些防雨布回来！

这何抑扬还真是个废物！薛翱在睡梦中被柴扉的电话惊醒，心里不由暗骂：光知道图自己快活完事，也不知道多卖点力气把老婆办残废了，省得她大半夜不睡觉上街祸害人！

雌雄颠倒

西京展会的筹备工作，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OEM 和渠道的工程师陆续就位，旷野临时雇的五十名当地大学生也培训分配到了各展台，每人负责定向看管四台设备，解说词也背得相当顺溜。下午市领导视察，对 MSG 的展台设计和展示内容均赞赏有加，

柴扉和薛翱都十分欣慰。

除了高新技术展会，本站“西行漫记”还延续每站对高校教师培训的工作。领导走后，工程师们还在继续调试设备，柴扉和薛翱就赶去交大的教师培训会场检查会务情况，也一切顺利。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咱们去回民街吃灌汤包吧，我就馋这口！”薛翱建议道。

“行，咱们走。”柴扉爽快地答应，两个人就上了出租车。

车刚开出没两公里，就听见半空炸了个雷。

“这是什么动静？”薛翱下意识地问。

“要下雨了！”柴扉惊跳了起来，立刻冲司机说，“师傅，麻烦你调头，去高新技术开发区！”

“你又疯了！”薛翱不屑地说，“可能是演习明天开幕式放礼炮。”

“你才疯呢，有点常识好不好？哪家高新技术展览会开幕放礼炮，又不是国庆大典！”柴扉反驳，正说着天就突然阴了，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

“师傅，开快点！”柴扉尖叫道，“我的设备！Benny，你的人早上去买雨布了没有？”

哇噻，基于 MSG 平台的那两百台设备，淋湿了可真是损失惨重！刚才明明是艳阳高照，不被晒成干就不错了，谁想到还真能下雨！雨布估计是够呛了，因为看不上柴扉的神经质，薛翱根本不以为然，还特地叫托马斯那孩子不着急去呢，他肯定是等领导视察完才去的，怎么也赶不上了。薛翱也慌了，连忙掏出手机给托马斯打，没人接，又给旷野的其他人打电话：“下雨了，快把学生集合起来，把设备往大厦里搬！”

出租车停在了展会大棚前。柴扉跳下车，不顾倾盆的暴雨就往里冲，浑身立刻被浇透了。薛翱也只得跟着往里冲，这个疯女人，自虐也就算了，还搅得大家都跟着受罪。

棚子里的状况乱作一团，薄薄的大棚在暴雨的肆虐下，早就哩哩啦啦地开始漏雨。千兆展区的工作人员来来往往地抢救着展品，似乎他们都没什么准备，人手也不够，纷纷拿些纸箱子、报纸包住展示机器往外跑。只有 MSG 的展位都被铺上了塑料雨布，掀开一看，设备都撒干净了。

柴扉捂住胸口，长出了一口气！

“我真是爱死你了，有你就有好彩头，雨布买得真及时！”柴扉重重地拍了拍薛翱的肩。

薛翱羞愧难当，他明明告诉那孩子不着急的，现在还被不明就里的柴扉“错爱”了，正在不好意思，就见那个魁梧黝黑的男孩跑了过来：“Benny，别担心，咱们的设备都没事，一打雷我们就都收到大厦会议室里了。刚才领导来视察的时候，那么多人围着，我想也没我什么事，就去把雨布买回来了。这么巧刚买回来就下雨了，就我们家有雨布，所有设备都拿雨布包着收进去的，我们人多收得快。收完我想别把展台淋坏了，到时候掉色不好看，太阳出来再一晒还容易裂，就叫学生帮着把展台罩上了。你可真神了，这么晒的天还猜到会下雨。”

“这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柴扉在一旁突然问。

“我叫托马斯。”黝黑男孩回答。

“托马斯，好，以后你就跟着我混吧，我罩着你。”柴扉看着薛翱，“行吗，薛总？”

“我的人都跟着你混，你也罩着我得了！”薛翱说，这可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搞得全世界雌雄颠倒、乾坤大挪移了，不出事才怪呢！

“行，我罩着你们大家伙儿，现在都听我的，把咱们的人都叫出来，拿着雨布去帮千兆的展台收机器！他们那边还有一百多台呢！”柴扉果断地挥挥手。

“帮千兆收机器？”薛翱大吃一惊，“他们可是对家儿，设备都淋坏了，明天展出没他们更好！”

“特殊事件特殊对待，我心疼的是设备，谁家的也不能糟蹋！为了避嫌，把雨布给他们包机器，他们需要就搭把手帮着抬，抬进高新技术大厦放下就走。”柴扉不容置疑地朝托马斯挥手，“快去！”

待罗慕桐闻讯带着手下赶来的时候，千兆的设备已经安然无恙地躺在高新区大厦的储藏室里了。他听说了柴扉的义举，却不敢上前亲自道谢，毕竟他的城府比柴扉深，知道当众对柴扉表示亲切，一定会导致对她不利的职业影响，他宁愿选择私下找机会跟她致谢。

回想起昨晚她对组委会提出的防雨建议，以及今天的迅速反应，这个女人的侠肝义胆和冷静头脑真是少见，越来越值得他品味了。

“西行漫记”西京站配合高新技术展圆满结束，没有任何悬念。潘杰夫和金海伦喜气洋洋地陪着十大部委的领导和随行专家们参观了MSG公司的展台，看到大小二十多个OEM和战略合作伙伴的产品通过MSG的各类平台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所有人都

无语了，因为他们都知道，除了 MSG，也的确找不出第二家平台技术厂商具有这样的凝聚力。

送走参观的领导后，博美公关的女孩子带来了《西京商情报》的记者，潘杰夫遇到一个小小的挑战。之所以称为小小的挑战，是因为这件事当时虽然让潘杰夫非常不愉快，对 MSG 公司的大局却没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西京商情报》的记者说是要对潘杰夫进行现场采访，采访提纲经柴扉认可，潘杰夫就爽快地配合了。前几个问题都按部就班地进行了，到了最后，这个记者突然发飙：“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潘总，我注意到以前 MSG 公司在西部参加展会，主要展示的是我市著名品牌洪河视能的产品，为什么这回在你们的展台上没有看到洪河视能的产品呢？这是我市主办的高新科技周，上周我还得到他们要参展的消息，是不是贵公司采用了什么手段将他们封杀了？”

他刚问完，就立刻从人群中又冒出好几个自称是当地《晚报》和《都市报》的记者，纷纷响应，都跳出来希望潘杰夫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用问，这幕后导演肯定是洪河视能了，地头蛇毕竟是不好惹的。

“洪河视能一直跟我们合作得很愉快，我们也一直非常尊重这个企业。至于为什么他们原来说要参展，现在却没有出现，是不是他们公司内部有什么战略转型方面的调整，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如果你们都感兴趣，应该去采访他们。对于其他企业的内政，MSG 公司不便评价。”潘杰夫轻松地回答。幸亏昨晚一到西京，就得到了邓启刚的及时汇报，今早又和柴扉在早餐厅预备了对付洪河视能的相关问答。这个康臣，明明早就知道，还动了洪河视能那么大一个手脚，竟然都不提前打个招呼，难道成心要我出丑？行啊，那就看看谁的手段更厉害吧！

然而一切都无法改变 MSG 的强势存在。西京活动结束后不到一周，业界就获知：新协议标准将被推迟三个月执行。游戏规则出现了让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松动！